

我从地狱来，要到天堂去，路过人间。



【长篇小说】
MONOLOGIST

独白者^②父亲

向林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长篇小说】
MONOLOGIST

独白者²

父亲

向林 作品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JIANGSU PHOENIX LITERATURE AND
ART PUBLISHING LT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独白者. 2, 父亲 / 向林著. -- 南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3

ISBN 978-7-5399-7170-4

I. ①独… II. ①向…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032810号

书 名: 独白者 2: 父亲

著 者: 向 林

图书策划: 欧阳勇富

责任编辑: 邹晓燕 黄孝阳

装帧设计: 小_何工作室

图书监制: 欧阳勇富

文字编辑: 孙 赫 武环静

营销编辑: 陆 洁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网址: <http://www.jswenyi.com>

发 行: 北京时代华语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010-83670231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市松源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690毫米 × 980毫米 1/16

印 张: 20

字 数: 280千字

版 次: 2017年4月第1版 2017年4月第1次印刷

标准书号: ISBN 978-7-5399-7170-4

定 价: 39.8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万物皆有裂痕，那是光照进来的地方。

——莱昂纳德·科恩

目 录

01 职业病 / 1

齐敏脸上表现出来的喜悦与娇媚让沈跃更加心慌意乱，他只想尽快逃离眼前的尴尬与无措。不过他想问的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着他，曾经几次想问却最终都因为实在难以开口而放弃了。此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些顾不得对方内心的敏感了，脱口而出：“我曾经在你的日记本里看到过一只避孕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珍藏那样一个东西……”齐敏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

02 图书管理员 / 15

沈跃的眉毛一动，问道：“为什么不是一对正在热恋的情侣呢？”

侯小君道：“一般来讲，恋人之间的牵手是很随意的，处于热恋状态下的男女应该比他们靠得更近一些才是。这两个人虽然看起来很亲密，但是他们之间始终保持着一点点距离，我觉得这很可能是过了热恋期后的一种自然反应。还有就是，两个人行走时候的状态以及牵手的方式往往可以显示出他们在家庭里的地位。那个女的在行走的时候略微靠前，她的手心向后，牵着男人的手，而不是男人牵着她的手，那很可能是她在无意识状态下显露出来的一种强势。”

03 子非鱼 / 27

他犹豫了一下，说道：“……沈博士说得对，其实我很同情他。虽然大家对他的提升都不说什么，但是心里面其实是看不起他的。与此同时，我觉得他也很不容易，一个只能够挑100斤担子的人，非得让他去挑200斤，这能不累吗？所以我想啊，他心里肯定也是很难受的。”

04 图像分析师 / 49

匡无为接过照片，仔细看了看，说道：“这两张照片是从延时摄影的画面中获取的，是同一个镜头下的早晨和中午的画面，这可以通过照片中的光线看出来。此外，中午时候的这张照片中多了一只螳螂，那只螳螂在树枝的另一侧，不过那只螳螂的前腿露出来一点点。还有，这张照片里面的草丛中藏着一只蝥蛄，它的尾巴露出来一小段，很显然，这只螳螂已经看到它了。另外，早上的那张照片里面，溪流的石缝中有一条小鱼，还有一小片树叶正在向下方飘去。”

05 可怜虫 / 65

“他不过是一个可怜虫。他当上了车间主任又怎么样？后来成了副厂长又如何？在很多人眼里，他什么都不是！他卢文华还是卢文华，车间主任、副厂长，那只是他的一件衣服而已……”林小冬说着，眼角处已经有泪水在滴落。

06 继女 / 89

刚才那一霎，卢战似乎已经摆脱了他父亲从小对他过分严厉而造成的阴影，回答问题的时候声音清晰，很有逻辑性。而此时，他似乎又回到了开始时的状态。此时，沈跃就不得不这样去猜测：难道卢文华把他的钱都给了他女儿？在这个时代，供养两个孩子上大学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可是……他想了想，问道：“既然你父亲对你姐姐那么好，她为什么不回来给你父亲奔丧？”

卢战冷冷地“哼”了一声，道：“养不熟的狗！”

07 外室 / 107

秦文秀回答道：“我认识他好多年了，我们相识的第二年这孩子就出生了。我去城里卖菜的时候认识他的，他见我是个残疾人，就一下子把我的菜都买了。他问我住在什么地方，我告诉了他，我以为他是随便问问的，他却说要送我回家。以前我家里的房子很破烂，后来他花钱帮我翻修了。那天他问我家里的人去哪里了，我说我是一个人。他又问我，‘你以前有过男人吗？’我说我这么丑，谁要我。他很高兴，就说，‘那我做你的男人吧’，从那以后他就经常来。”

08 羞耻感 / 123

“在那之前，无论是卢文华还是我母亲，给我的零用钱最多就是10块、20块，眼前的那200块钱让我一下子就动心了……后来，后来每次他要看我那里都会给我钱。随着年龄的增大，我的羞耻感越来越强烈，我非常痛恨自己经受不住卢文华的诱惑，也痛恨卢文华那样的变态行为。”

09 偷渡客 / 141

“我说，‘你是偷渡客，难道就不怕我报案？那样的话你在我这里赢的钱一分都带不走’。他笑着说道，‘你不会报案的，因为你需要我……你去报案的话，我最多就是被遣返回内地，但是你却会因此失去一个能替你镇场子的赌场高手。实话对你讲，今后我要再来也不难，说不定到时候我的身份就不再是偷渡客了’。我不得不承认他已经说服了我……所以，我只能答应他的条件。”

10 武林高手 / 157

我们两个人就去了一家酒楼，我发现他端酒杯的手一直在颤抖。他叹息着对我说：“这可能是我最后一次和你喝酒了。我以前不该教你武功，不然你也不会变成现在这样。我遭报应了，得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就已经是晚期了。”

11 着相 / 175

康如心被他的话震住了，她的身体在颤抖。可是沈跃却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她此时的反应，眯缝着眼在看那一望无际的蓝色海洋，继续说道：“……他找到秦文秀并与她同居，那何尝又不是一种自我的内心调适？他的内心有着极其变态的处女情结，但是却最终以那样的方式平和了自己的内心世界，最终在宋珍珍面前克制住了自己，像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内心是何其强大！如果我的推测是正确的，如果他真的是那样的一个人，我应该去他墓前向他鞠躬……”

12 雷家父子 / 189

老人顿时怒道：“我问他干吗？我去澳门就是为了输钱，当着他的面输钱。输了钱后我告诉他，‘那些钱是公款，你看着办吧’。他什么都没有说，直接就去拿了一些筹码给我，说，‘你随便输，只要你高兴就行’。他对我说的是‘你’！他越这样我就越生气，越不能原谅他。我就一次次去输，一次次让他给我筹码。可是他还是一点都不在乎。我……唉！你说我这是何苦？现在想起来……”

13 单老板 / 201

沈跃他们进去的时候，单勇坐在宽大的办公桌后边，并没有站起来迎接的意思。沈跃却好像是这地方的熟客，进去后直接坐到沙发上，鼻子“呼呼”吸了几下，转过身去看向落地玻璃窗外，痛苦地皱着眉，活动了几下脖子。曾英杰和康如心有些诧异，不过还是跟着他坐下了。单勇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这才站起身来，看着沈跃问道：“你就是沈博士？”

14 精神病院 / 223

康如心看着车窗外的远处，那是她母亲所在的方向。她知道，龙华闯并没有把母亲的事情告诉沈跃，不然的话他必定会提及，他是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那一类人，他不想触动我内心深处那根敏感的神经。

15 处女情结 / 239

“卢文华是在与宋梅结婚十多年之后才有了秦文秀这个女人，所以，是时间让他的处女情结变得越来越严重。这其中固然有他对宋珍珍的侵犯形成的欲望累积，但根源还是他自己的心理障碍。此外，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他的不得志。当了十多年的车间主任，周围的人对他的能力并不认可，但是他自己却认为那个位子并不足以发挥出自己的能力，于是在心理上就产生了巨大的落差，内心深处对婚姻的失望、对处女的欲望也就喷薄而出。”说到这里，他看着龙华闯，笑问道：“你是不是觉得我说的这些都是题外话？”

16 知情人 / 253

“他给足了钱，却只是和‘小姐’聊天，而且他问‘小姐’的问题也很奇怪。他问‘小姐’的第一次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感觉，痛不痛，痛过之后是不是很舒服。他离开后陪他的那个‘小姐’肯定告诉了你这个怪人的事情，因为那个‘小姐’觉得奇怪，觉得是遇到了一个变态。你也觉得奇怪，也很兴奋，毕竟像这样的事情很少遇见，所以你也因此记住了他。是这样的吧？”

17 品牌机 / 269

正当江余生内心焦躁之时，忽然就听到一个声音传来：“比如我们班上的那个江凌燕，家里平平常常，用的手机竟然是六千多的品牌手机！上课的时候也在玩手机，当时我还以为是她家长娇惯她才给她买的，现在我才忽然觉得有些不大对劲了……”

18 父爱 / 285

女儿不说话，但是脸上的慌乱与羞涩已经说明了一切。虽然江东林早已有不祥的预感，但此时面对女儿的这种表情，还是难以接受，心一下子冰冷到了极点，差点忍不住大哭出来。手上的手机在这一瞬似乎幻化成了一条毒蛇，他狠狠地将它摔在了地上。手机碎裂的声音与女儿的大哭声几乎同时响起，江东林想不到女儿在这样的情况下还会为了手机大哭，愤怒之下扬起手，一个巴掌扇到了女儿的脸上。

咖啡厅里温暖如春，窗外却是白雪纷纷。沈跃感受到康如心几次投来的目光中的哀怨情绪，唯有在心里苦笑。

“你真的那么在乎她？”康如心终于问出了口，声音轻飘飘的，但质问的语气却显露无余。

沈跃知道康如心说的这个“她”指的是齐敏。两个月前，邱继武的岳父找到了他，老人的请求让他很为难，但是他想到事关齐敏今后的幸福，最终还是答应了。不过他拒绝了老人的那张支票，因为他是为了齐敏才答应这件事情的。

邱继武在沈跃面前哈哈大笑，说道：“沈博士，想不到我在你眼里竟然是一个如此愚蠢的人。”

沈跃不明白他的意思，道：“愚蠢？”

邱继武沉声说道：“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家庭，能够走到今天非常不容易。为了现在的这一切，我牺牲掉了自己这一生唯一的真爱，不惜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推向无尽的苦难，这其中的痛苦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是一个自私的人，像我这样的人最在乎的是现在所拥有的一切，比如我的家庭，还有我的女儿，我绝不会为了感情铤而走险。我知道，如果我真的那样做了的话，必定会让我失去现在所拥有的一切，特别是女儿对我的爱。我心

里非常清楚，失去的已经不再，现在我唯一能够做的就是重拾回我和齐敏的感情。我岳父不能接受其他女人替代他女儿的位子，因此怀疑我，我完全能够理解。”

他没有说假话。沈跃的心里很是震撼。邱继武是沈跃见到过的最现实的人，现实到为了洗清自己不惜将自己最不堪的那一面暴露在他人面前。这一刻，沈跃忽然发现真正愚蠢的人是他自己。邱继武说得对，既然他当初可以毫不犹豫地抛弃自己的初恋，那就绝不会为了感情去犯那样低级的错误。像邱继武这样的人，在感情与事业面前绝对会、也只会选择后者。

几天后，齐敏给沈跃打来电话，约他见面。两人见面后，齐敏的第一句话就是：“我拒绝了邱继武。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

沈跃没有想到她会这样直接，也很惊讶：“为什么？”

齐敏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说道：“原因很简单，我不想接受他的同情。”

沈跃摇头道：“他对你不仅仅是同情，更多的是希望能够补偿你。我感觉得到，他对你的感情是真的。”

齐敏微微摇头，无声中沈跃感受到了她内心长长的叹息。他有一种感觉，齐敏内心真正的想法可能并不是那么简单。他问道：“其实，你是不想让邱继武陷入被人怀疑的麻烦之中。是不是这样？”

齐敏的眼泪在掉落，哽咽着说道：“失去了，错过了，再得到又有什么意义呢？其实，一段美好的回忆比什么都重要。你说是吧，沈博士？”

她眼神里有一种异样的东西，让沈跃瞬间产生出一种慌乱感，他点头说道：“也许吧。”

齐敏笑了，脸上绽放出令人炫目的灿烂，她笑吟吟地说道：“沈博士，你还记得我们之间的约定吗？你的心理研究所筹备得怎么样了？”

沈跃很是尴尬。几天前，龙华闽亲自找到沈跃，告诉他说，省公安厅已经决定免费将康德大街 28 号提供给他作为心理研究所的场地，同时还提供一部分资金，不过条件是今后这家心理研究所必须承担起协助警方

的义务。当时沈跃告诉了龙华闯自己与齐敏的约定，但是却被龙华闯直接拒绝了。龙华闯说：“你的心理研究所今后将长期为警方服务，我们必须考虑到这家机构的编制问题。而且从保密的角度上讲，也绝不允许民营资本的进入。”

沈跃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说道：“我不要你们的什么编制，也不要你们提供资金。要我承担协助警方的义务可以，但是你们必须给我充分的自由，不然的话这家心理研究所不办也罢！”

龙华闯诧异地看着他，问道：“为什么？你要知道，想要进入我们的编制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沈跃不以为然地说道：“我懒散惯了，不想被人圈养。”

龙华闯怒道：“你这是什么话？”

沈跃淡淡地说道：“我是心理学家，我有自己的原则。我的心理研究所今后面向的是普通民众，我将免费为他们提供心理咨询与治疗服务，还会接受商业推广、保险诈骗案侦破等方面的订单，我有能力通过自己的专业知识养活这家机构。学术的发展需要自由的空间，一旦被你们圈养起来，我还会有自由的空间吗？”

龙华闯忽然笑了起来，说道：“沈跃，看来你对我们的体制有着很深的误解啊。谁说我们体制内的机构就没有自由发展的空间了？我们的卫星不是一样上天，飞船不也一样去了月球吗？”

沈跃摇头道：“一直以来我都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能够在国内普及心理咨询与心理治疗，这才是心理学这门学科真正的意义。我不想让我的心理研究所成为一家花里胡哨的机构，我要为普通民众服务，甚至是免费的。我可以义务协助你们警方，但这并不是我建立这家心理研究所的主要目的。”

龙华闯发现很难说服他，想了想，叹息着说道：“好吧，我去给省厅领导汇报一下你的想法。不过齐敏投资的事情绝对不行，她毕竟是阚四通的遗孀，而且阚四通的案子还存在着一些遗留问题，她介入你的这家机构

不合适。”

这一刻，沈跃才忽然发现，自己当时与齐敏的那个约定实在是太冲动了。龙华闽说得对，闹四通的车祸案虽然已经告破，但遗留下来的问题却依然存在，无论是警方还是这家未来的心理研究所，都不得不考虑今后在社会上的影响。而且龙华闽的想法也很有道理，毕竟这家机构今后会长期为警方服务，也不得不考虑到保密的问题，一旦齐敏介入其中，她就有权知晓一些内部事务，泄密的风险也就增大了。

并不是沈跃不相信齐敏，但她毕竟不是专业人员，也就不能用所谓的职业道德去要求她、约束她。

所以，当沈跃面对齐敏的时候，很是难为情，他只能带着歉意地对她说：“齐敏，对不起，这件事情不是我们当初想象得那么简单。具体的情况我无法对你讲得太明白，我只能告诉你不能与你合作的主要原因是警方要介入这家机构。对不起，我没办法改变这样的状况。”

齐敏顿时就明白了，心里瞬间被失落感填满，轻声说道：“没什么，我理解。”

沈跃的心里更加难受：似乎从来都是她在理解别人，可是谁又能够理解她呢？他发现自己再也没有安慰的话语，唯有再次道歉：“对不起……”

齐敏叹息着说道：“沈博士，你别说了，我真的能够理解你。”忽然，她双目灼灼地看着眼前这个满脸歉意的男人，低声问道：“我们是朋友，我们之间的每一句话都是真诚的，所以你不需要向我道歉。你说是吗？”

沈跃的内心升起一种感动：“谢谢。”

齐敏依然在看他，轻声问道：“我们只能是朋友吗？”

这一瞬，沈跃忽然明白了她话中所表达的另一层意思。他想不到齐敏会对自己产生出这样的情感。不过他很快就想明白了：一个内心深受伤害的女人，内心对感情的渴望往往也会更加强烈。他不忍直接拒绝，顿时有了一种手足无措的慌乱感，急忙岔开话题道：“齐敏，一直有个问题我没有能够问出口……”

沈跃的慌乱被齐敏清晰地看在眼里，但却被她误会成一种激动，她笑吟吟地说道：“你问吧，我会如实回答你的。”

齐敏脸上表现出来的喜悦与娇媚让沈跃更加心慌意乱，他只想尽快逃离眼前的尴尬与无措。不过他想要问的这个问题一直在困惑着他，曾经几次想问却最终都因为实在难以开口而放弃了。此时，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有些顾不得对方内心的敏感了，脱口而出：“我曾经在你的日记本里看到过一只避孕套，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会珍藏那样一个东西……”

齐敏的脸色一下子变得苍白起来，沈跃这才意识到自己犯下了大错，急忙道：“对不起，也许我不该问。”

齐敏转身离去，可走了几步后又转过身来对他说道：“那是我多年前给邱继武准备的，可惜没有用上。沈博士，现在我明白了，想要成为你的朋友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啊，我太奢望了。”

沈跃怔在了那里，一直看着她的身影消失在视线之外。

一个月后的一天，沈跃接到齐敏发来的短信：我已经办好了移民瑞士的手续。沈博士，那天我不该对你说那样的话。你是我这辈子唯一的朋友，我本应该好好珍惜才是。对不起！

看着手机上短短的几行文字，沈跃感到鼻子有些发酸，也觉得心口处堵得厉害，急忙给她拨打过去，却发现对方处于关机状态。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他无数次拨打那个号码，但依然如此，直到有一天，电话里面传来了新的提示：对不起，您拨打的电话已停机……

沈跃再一次感受到自己的世界坍塌了一角，他这才意识到自己失去了什么。说到底，他和齐敏一样，都是属于这个世界上极孤独的那一类人。他们两个人本可以成为朋友的，可惜的是自己太不珍惜了。

此时，当康如心在沈跃面前提起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内心的愧疚感瞬间再次涌上心头。沈跃叹息着说：“我不该那样去伤害她，都怪我这该死的职业病。”

康如心忽然发觉自己有些过分，内心也开始纠结起来：眼前的这个家伙似乎少了些男子汉气魄，他很多时候总是在责备自己。康如心看了他一眼，幽幽地说道：“那是她自己的选择，和你又有什么关系？”

沈跃不说话。“同性相斥”的物理学原理也完全适用于人类的心理，特别是女性。她们对自己的同类鲜有同情，很多时候往往会对她们产生发自内心的排斥感。当然，这样的心理不能用好与坏去划分，说到底那只不过是人类作为动物的本能属性罢了。

可是康如心却并没有到此为止的意思，她看着沈跃，问道：“你不会是真的喜欢上她了吧？”

眼前的康如心，脸上的哀怨神情更甚，让沈跃的内心不禁悸动了一下。他摇头说道：“怎么可能？不过我们本可以成为朋友的，但我太让她失望了，也因此让她又一次受到伤害。我是心理学家，本应该去帮她摆脱痛苦，开始新的生活，我不能原谅自己对她犯下的那种错误。”

康如心道：“我不这样认为。虽然你是心理学家，但是你并不能解决所有人的心理问题。我还是那句话，我们每个人都得自己去选择自己的未来。”说到这里，她忽然笑了起来：“沈跃，我怎么觉得你有时候跟贾宝玉似的？”

沈跃瞠目结舌，正尴尬间忽然听到自己的手机在响，急忙接听。电话是母亲打来的：“我做了火锅，你回来吃饭吗？对了，我们家属区发生了一起杀人案，你听说了没有？”

沈跃大吃一惊，问道：“谁被杀了？”

母亲道：“我没敢去看，听说是一个副厂长，你回来去看一下不就知道了？”

沈跃挂断电话后站起身来，忽然注意到康如心正在看着自己。他想起自己曾经对她的多次拒绝，有些不好意思，于是邀请道：“如果你没有别的事情，就去我家吃火锅吧。”

康如心心里很高兴，却噘着嘴说道：“你对我的邀请一点都不真诚。”